

《水浒传》与客家话

罗 滔

编者按：195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中学高级语文教师罗滔先生，近年热心于钻研闽西连城客家方言，曾撰写了《试论连城客家话的复杂性及其成因》等多篇学术论文，在全国和省有关会议或刊物交流。最近，他又撰写了此篇论文，大胆提出：“《水浒传》上的民间口语和当今客家话本是一‘一家兄弟’，他们的祖先是宋代的民间语言——平话”这样的观点，颇为新鲜，很值得热心研究客家的学者一读。

今年春节期间，43集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风风火火闯九州”，令广大电视观众为梁山好汉的悲剧叹惋，也让我把初中时已经见面的《水浒传》原著又找来浏览了一番。除了让我再一次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薰陶之外，还得了一份语言

的收获，就是在书中看到了不少当今的客家话。

且看七十五回“活阎罗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骂钦差”的一个片段：

（陈太尉上梁山招安，李逵扯碎诏书，揪住陈太尉要打）众人都来劝解，把黑旋风推下堂去。宋江道：“太尉且宽心，休想有半点差池，且取御酒，教众人求沾恩。”随即取过一副嵌宝金花钟，令斐宣取一瓶御酒，倾在银酒海内，看时，却是村醪白酒，再将九瓶都打开，倾在酒海内，却是一般的淡薄村醪。众人见了，尽都骇然，一个个都走下堂去了。鲁智深提着铁禅杖，高声叫骂：入娘撮鸟！忒煞是欺负人！把水酒做御酒来哄俺们吃！”赤发鬼刘唐也挺着朴刀杀上来，行者武松掣出双戒刀，没遮拦穆弘、九纹龙史进，一齐发作。六个水军头领都骂下关去了。……

在这段文字中的“宽心”、“差池”、“倾”、“酒海”、“欺负”、“水酒”、“发作”等词语，都是当今客家话里的常用词。

再看一段第二十三回“横海郡紫进留宾，景阳岗武松打虎”的摘句：

武松入到里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来吃。”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一双箸，

一碟熟菜，放在武松面前，满满筛一碗酒来。……恰好吃了三碗酒，再也不来筛。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来筛酒？”……酒家道“肉便切来添与客官吃，酒却不添了。”武松道：“却又作怪！”便向主人道：“你如何不肯卖酒我吃？”……酒家道：“俺家的酒，虽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

武松当年喝酒的风格，与当今农村客家人喝酒的风格颇为相似，而文中的“入”、“箸”、“筛酒”、“添酒”、“老酒”等词则是与当今客家话的说法是一模一样的。

据专家考证，《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祖籍浙江钱塘（今杭州），长大于白驹镇（今江苏兴化），于元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他生活的时代，距今约600年，他生活的地方江浙离闽西千里之遥，为何他写的《水浒传》里会有闽西客家话？这就要研究一下《水浒传》成书的经过跟客家人南迁的历史。

《水浒传》的前身是宋代的“平话”故事。“平话”是宋代说书人讲故事的话本。话本里保留了许多宋代人民的口语。据史书记载，北宋末年确有宋江领导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他们以山东的水泊梁

山为大本营，对抗朝庭，大闹官府，铲除恶霸，救济百姓，势力波及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官军数万，无敢敌之”，“威名远扬，朝庭惧之”。他们反抗官兵，除暴安良的行为深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因此从北宋末年起梁山好汉的英雄故事就以口头创作的形式在民间开始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故事越编越多，越传越广，说书人就把他们的故事编成“话本”进行讲演，使其更加完善和丰富。从宋代传到元代，生于元末的施耐庵，自幼爱好文学，尤其爱听读书。他35岁考中进士，在钱塘当了两年官，看不惯当时官场的黑暗，像陶渊明那样，愤然挂印辞官回乡隐居，从此闭门不出，闲居著作《水浒传》。他搜集了多种《水浒传》的“话本”，加以比较，进行第二次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他保留了“话本”中的民间口语，又增添了不少文言诗词和文言语句，所以当今流传的《水浒传》里有宋江、吴用等人的文言对话，打仗时，有许多文言诗词来描写大将的威风，也有许多“粗俗的”民间口语，出现在鲁达、武松、李逵、阮小七等人的口头上。也正是他们的口语，才与当今客家话最为靠近。

历史上客家人的南迁，据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始于东晋五胡乱华时期，其路线是从华北迁到江

南。而大规模南迁到闽粤赣的边境地区，则是在北宋末年。当时许多中原人为了逃避金兵，从江北、江南大举向闽粤赣的边境迁移。他们南迁时把中原的文化、习惯和当时的口语，一起带到这里。可以推测，他们带来的口语，大体上就是宋代的中原话，也就是当时所说的“平话”，与当时《水浒》平话故事的口语相同或相近的。这些宋代中原话的许多词语虽几百年的演变，仍然保留了当年宋代“平话”的特色，因此在当今的客家话里，才会有那么多与《水浒传》的语言相同的地方。

当今客家话是如何保留《水浒传》上的“平话”呢？下面以连城客家话为例，加以分析说明。大体上存在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原原本本的保留下来。因这类词语较多，为了便于比较，把它分为三组。

第一组：沽酒、筛酒、老酒、水酒、添酒、倾酒、发作、相待、欺侮。

先看《水浒传》里的原句：

①（林冲）寻思：“却才老军所说，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第十回）

②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来筛酒？……酒家道：“肉便切来添与客官吃，酒却不添。

了。”武松道：“却又作怪！”……酒家道“俺家的酒，虽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第二十三回）

③武松走了一直，酒力发作。（第二十三回）

④鲁智深提着铁禅杖，高声叫骂：“入娘撮鸟！忒煞欺负人！把水酒做御酒来哄俺们吃？”（第七十五回）

⑤那妇人接来，倾了那酒，又舀些上等来下来。（第二十九回）

⑥柴进留林冲在庄上，一连住了几日，每日好酒好肉相待（第十回）

这是一组与喝酒有关的词语。在连城话中，买酒叫“沽酒”，斟酒叫“筛酒”，加酒叫“添酒”，倒酒叫“倾酒”，浓酒叫“老酒”，淡酒叫“水酒”，与《水浒》上的完全相同。连城人好客，客人来了，主人要热情招待，客人要走了，主人说：“对不起，没好相待”。“作怪”是“故意做作”之意，连城有句俗语叫“丑人多作怪”，还有一句嘲笑人的话叫“神经发作”。“相待”、“作怪”、“发作”之意也与《水浒》完全相同。

第二组：赶去、掇、分付、清早、指望、真个、随后，闪入来、疑心、转去、得知、拳头脚尖。

先看看《水浒》上的词语：

①且说鲁达寻思：“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第三回）

②（鲁达）把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两个将去做盘缠，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来……（第三回）

③（鲁达三拳打死了郑屠）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第三回）

④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菜蔬下饭，只见一个人闪将进来，酒店里坐下，随后又一个闪入来。（第十回）

⑤李小二道：“恩人（林冲）休要疑心，只要没事就好。（第十回）

⑥武松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第二十三回）

⑦王婆道：“大官人（指西门庆）你府上大娘子得知时，婆子这脸，怎吃得耳刮子？”（第二十四回）

⑧拳头脚尖如雨点，淋漓两手猩红染。（第二十三回）

第二组的这些词，在连城客家话中都经常使用，如“你掇条凳子来坐”，“赶去拦他”，“分付他说”，“清早就来”，“有没指望？”，“真个捶死人呀”，“你

先入去，偕随后步就来”，“从后门闪入去，免得惹人疑心”，“他得知唔曾？”，“转去屋下再讲”，“拳头乱顿，脚尖乱踢”等等。这些词语的文字和意义都还跟《水浒》上所写的一样。

第三组：要紧、索性、捉、今日、冷心、行、闲话、歇、打伙、散伙、差池、奈何、气力。

·还是先看《水浒》上的语句：

①林冲问道：“甚么要紧的事”（第十回）

②燕青想道：“左右是死，索性说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阴魂做一处，”（第六十二回）

③乐和唱宋江的《满江红》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④只说宋江和武松两个，在路上行着，于路说些闲话，走到晚，歇了一宵，次日早上起，打伙又行。

⑤（宋江欲让卢俊义为梁山之主）只见黑旋风李逵大叫道“……你只管让来让去，做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伙！”（第六十八回）

⑥宋江道：“太尉且宽心，休想有半点差池。”（第七十五回）

⑦那大虫被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第二十

三回)

以上文句中加点的词,都是当今连城客家话的口头语,如“有什么要紧,讲得来就打伙,讲唔来就散伙”,“今日索性分清楚,省得日后争执。”连城话说“捉”不说“抓”,说“休息”为“歇”,走路说成“行路”,放心叫做“宽心”,这些都与《水浒》说法相同。还有两句俗话:一句是“外祖母都冷心了”,一句是“屋檐水点点滴滴唔差池”,“冷心”与“差池”的意义都与《水浒》上相同。至于“奈何”与“气力”,也是人们的口头语:“滴子气力都没了”,“没气没力”,“你那里奈何得他赢?还是自家放宽心滴算了。”

第二种情况是在建国前是常用语,而今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在逐步消失,试举例于下:

大户、老婢子

《水浒传》二十四回上说:“那清河县里有一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叫潘金莲”。第五十一回白秀英骂雷横的妈妈道:“你那老婢子,却才说甚么?”

建国前,连城客家话把有钱人家叫做“大户老”,把他们的丫环叫做“老婢子”,建国后这两个词随着土地改革在逐步消失。

盘缠、时辰

《水浒传》第三回鲁达道“老儿，你来，酒家与你些盘缠，明日便回东京去如何？”为了保护金老父女离开，他在旅店门前“坐了两个时辰”。

以前老一辈人都把路费叫“盘缠”，问时间总是问：“什么时辰？”现在年青人一般都把“路费”说成“车费”问时间都问“几点钟”。

官司、菜蔬

《水浒传》第三回鲁达打死了郑屠，寻思道：“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时撒开。”第十回说：“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菜蔬下饭”。老一辈的连城人常说“打官司”“无菜无蔬”，现在“打官司”一词人们还在用，但已不如“上法院”时髦，“菜蔬”一词已被“菜”所代替。

第三种情况是基本保留下来，但作了一些变动。如《水浒》六十八回，吴用说“且教时迁，他会飞檐走壁，可去探听消息一遭”，这“飞檐走壁”在连城客家话里改为“飞墙走壁”；第二十四回讲西门庆和潘金莲勾搭成奸后道：“自古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不至半日之间，街坊邻居都知得了。”如今连城话说成“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再如陆虞侯火烧草料场后，在山神庙被林冲丢翻



2300912

福建省图书馆
藏书

在地时告饶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来”，如今连城话则改为“唔关涯的事”等等。

第四种情况是字面保留下来，但意义已有变化。如六十一回说：“（燕青）拿着一张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箭到物落；晚间入城，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连城话里也有“蛤蟆虫蚁”一词，字面相同，但燕青打的是“飞禽”，而连城话指的是“小虫”，意思有了变化。

总的说来，在《水浒传》上找当今客家话的词语是容易的，几乎随处可见。如鲁达骂郑屠“诈死”，雷横的母亲骂白秀英“倚势”，阮小七高歌“老爷生长石碣村”等话语中的“诈死”“倚势”、“老爷”都是当今客家人的口头语。

通过上述的比较，我想作一个大胆的推测：《水浒传》上的民间口语和当今的客家话本是“一家兄弟”，他们的祖先是宋代的民间语言——平话。